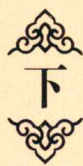


谁家江山·

傾城天下



冷青衫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谁家江山

丁巳年

傾城天下

冷青衫  
作品

谁家江山·

下册

# 倾城天下





## 无不可过去之事，有自然相知之人

春天原本应是淅淅沥沥的小雨，可我们到冷宫的时候，却下着大雨，眼前一片银灰色的雨幕遮挡了所有的东西，只能看到灰突突的高墙和里面灰蒙蒙的房子。

雨水落在地上，激起泥土微微的腥味。

其实，这种味道比脂粉的味道更让我喜欢，只是这个时候让人更狼狈而已。我撑着伞走了一半的路，身上已经湿透，手里的包袱也完全湿了。水秀急忙要给我撑伞，说道：

“才人，东西还是奴婢来拿吧。”

我皱着眉头，也懒得看她：“你哪只眼睛在这里看到有才人的？”

“呃……”

她一愣，吴嬷嬷已经上来拍了她一把：“还乱叫，若是让别人听见，又是一场事了。”

“哦。”她吐了吐舌头，还是要上来抢我手里的包袱，说，“那，姑娘，奴婢帮你拿这个。”

我无奈地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吴嬷嬷，也不说什么，只伸手揽着她共撑一把伞：“过来吧。”

我知道这回的事，最不好受的就是她，我还让吴嬷嬷骂了她一阵子，可看着我现在的样子，她仍旧很内疚，我也知道那种感觉要靠时间和人心慢慢地抚平，也便不再说什么。几个人有些狼狈地朝着冷宫走去。

刚刚走到离院子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就看到前面影影绰绰地似乎站了一个人。

我仔细一看，竟然是钱嬷嬷！

“钱嬷嬷？”我愣了一下，急忙走过去。果然是她撑着伞站在那里，脸上也是一副没好气的表情，看着我的样子，似乎又有些心疼：“你还真是，惦记我哇。”

我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勉强一笑。

钱嬷嬷的目光又移向了我的身后，眉毛挑了挑：“哟，还没死呀。”

“你都没死，我怎么舍得死？”

我回头一看，却是吴嬷嬷，两个人针顶针的样子站在雨里，毫不示弱。

其实之前吴嬷嬷给我熬煮米汤的时候，我也隐约感觉到她应该曾经是召烈皇后身边的人，现在看她和钱嬷嬷的样子，更确定了。只是两个人这样老小孩的样子，让人有些忍俊不禁。

水秀急得说道：“还是让才——让姑娘先进去吧，还淋着雨呢！”

她们这才回过神一样，急急忙忙朝里面走去。

屋子是内侍监吩咐的，里面只略微打扫了一下，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霉味，水秀一进去就皱紧了眉头：“这个地方，怎么能住哇？”

钱嬷嬷一听就不乐意了：“不能住，你当你们是什么人，贵妃娘娘哪？”

水秀被她一句话堵回去，嘟着嘴。

我淡淡地一笑，过去在这里住的时候，已经习惯了钱嬷嬷这样说话，只怕水秀还得习惯一阵子，便从她手里接过我的包袱：“行了，去看看你自己的房子吧。”

这次我被贬到冷宫，削去了才人的封号，是个普通的宫婢，也不会有服侍的人。水秀是戴罪之身，原本打几板子便罢，但因为这件事拖累，也被放到了冷宫。小玉我没有让她跟着，倒是吴嬷嬷自己到皇后的面前请罪，说自己是宫里的老人，却没能劝谏主子谨言慎行，做下这样的祸事，自请到冷宫来。

她们虽然一起来了，身份却是和我一样，也有自己的住处。

水秀说道：“不要，奴婢还是先帮姑娘收拾好再说。”

“你——”

我皱着眉头，上前一步想要说什么，突然一阵强烈的眩晕袭来，我差点儿倒下，吴嬷嬷她们急忙扶着我：“姑娘，你怎么了？”

钱嬷嬷一捏我的手就说：“哎哟，冷得跟冰块一样。”

“她的身体本就不好，这次只怕——”

我也知道自己流产之后落下了病根，原本应该好好调养的，但是又碰上许幼菱的事，大晚上被叫去问话，又熬了夜，刚刚还淋了雨，不病才怪。

她们帮我脱了衣服，擦干净我的身上和头发，我便上床躺着休息。水秀还要给我收拾屋子，我恹恹地说道：“先回去吧。你这样噤里啪啦的，我怎么睡呀？”

吴嬷嬷和钱嬷嬷便拉着她出去了。

说累，也是真的累了，这些天这样心力交瘁地熬下来，比当初在扬州的水深火热还痛苦，我心里还有一簇火没有熄灭，就是那名牌还在申柔的手上。那不只是我的命在她手上，如果闹开了，将会是怎样的一场浩劫？

我微微有些颤抖，脸上一阵一阵地发热，脑子也有些昏了。

外面的雨还在下着，我蜷缩在被子里，颤颤地睡了过去。

我一觉醒来，耳边响起滴滴答答的水声，仔细一听，雨已经停了，是屋檐上的积水滴落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音。

我转头看看窗外，天色漆黑，是夜里了。

身上还有些酸痛的感觉，呼吸也是炙热的，我知道自己是发了烧，额头上还垫着冰帕子，嘴里却干得好像要燃烧起来一样。

我吃力地坐起来，靠在床头喘了半天，扶着墙勉强走到桌边，正要倒水喝，却看到外面一片大好的月色，月光如水一般照在院子里，银光润润。

院子里还有两个人——吴嬷嬷和钱嬷嬷。

她们既然都跟过召烈皇后，想来也是关系匪浅的姐妹，也应该有很多话要说才对。

我喝了一口茶，嘴里润了一点儿，刚准备回床上继续睡，就听见吴嬷嬷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你老实告诉我，当初那个孩子，皇后到底生下来没有？”

当初那个孩子？

我人有些发晕，还迷迷糊糊地想着——什么孩子？召烈皇后的孩子，不应该是当初的皇长子，也就是太上皇在传位诏书中所写的“皇长子元辰”吗？

都要传位给他，怎么可能没有生下来呢？

不过，既然生下来了，人呢？

……

我模模糊糊地，听见钱嬷嬷哽咽地说道：“那么大的火，救火的都伤了那么多人，皇后虽然没被烧死，却是给活生生地熏死，孩子生没生下来，你说呢？”

我一听她的话，顿时心里一惊，掌心里冷汗涔涔。

很早就知道召烈皇后，也从裴元灏和杨云晖口中听说她的事，也能从皇太后的口气里感觉到她的一些性格。这个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女人，却最终死在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里，这些我都听说了，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她是被活生生地熏死的，而且——她居然是怀着孩子被熏死的！

这，简直是惨绝人寰哪！

“既然如此，皇——太上皇的诏书里，怎么会说要传位给皇长子，而且——元辰这个名字，分明是当初他和召烈皇后一起想的，就是为了皇长子取的名字！”

“我也听说那道诏书了。可是，皇后的尸体是我亲眼看见的，也是我亲眼看见她入殓。母亲都这样惨死了，一个未出世的孩子，活得了吗？”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我也不知道，总之，这个孩子没生下来，胎死腹中了。”

我听到这里，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怎么也想不到，孩子竟然没有生下来，就这样胎死腹中，可既然孩子没有生下来，皇上为什么要下那道诏书，传位给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皇长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钱嬷嬷说到这里，眼睛更红了，慢慢道：“当初那场大火，现在还在我的梦里，死都忘不掉。”

“谁能忘得掉？”

吴嬷嬷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也是红红的：“皇后的心性为人，真的能让人一辈子都忘不掉。”

两个人沉默着相对了一会儿，擦了擦眼睛，钱嬷嬷倒像是想起什么来，看着她说道：“说到心性为人，你有没有觉得，有个人跟皇后很像。”

“你也发现了？”

吴嬷嬷抬头看着她，眼睛亮亮的：“这个丫头，真的难得。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她好像就是召烈皇后回魂了。”

“是呀，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每次看到她，都好像看到当初的皇后一样，”钱嬷嬷说着，又轻笑了一下，“不过，她跟皇后还不一样，她倔强得多。当初皇后那样，也懂得跟太上皇服软，可这个丫头——是把软刀子。”

“也不知怎么的，就觉得丢不下她。”

钱嬷嬷看了她一眼，像是笑了一下，眼中也有些淡淡的回忆的哀伤：“她跟皇后，是一样的，就算恨也让人忘不掉。否则——这么多年了，太后也不会还记挂着当初的姐妹情。”

姐妹？我听得越发疑惑了——太后几次提到召烈皇后，眼中都是恨意，语气中也是不能释怀的恨意，难道她们过去是好姐妹吗？

如果是的话，人已经死了，她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的恨意？

当初，到底发生过什么？

明明知道这些已经是过去的事，就算挖掘出了真相也对自己没有任何的好处，可人一病，脑子反倒歇不下来，整整一夜我都想着——想着惨死的召烈皇后，想着郁愤难平的皇太后，想着那个胎死腹中的“皇长子元辰”。

这宫里，到底有多少伤心的事、伤心的人？

一夜无眠，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自己烧得更厉害，身体好像被掏空一样，软绵绵的，像个破麻袋躺在床上。水秀吓哭了，趴在床沿上，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姑娘，你到底怎么了？”

我恹恹地一笑：“我还没死呢，哭什么？”

“可是你——”

“养一养，会好起来的。”

我自己知道，这是流产加上近日受的煎熬留下的病，需要养，只是冷宫也的确不是一个养病的地方，钱嬷嬷当然不会为难克扣我什么，可冷宫到底是冷宫，缺这少那是常事，太医也不可能再进来。

这种情况下，我的身子一天一天地拖着，我缠绵病榻，不是咯血就是寒症，竟没有一天好好的。水秀不懂，每天火急火燎地给我熬药，可从吴嬷嬷红红的眼睛里，我也看出来，自己这是下世的光景。

不过这个时候，人倒不觉得有什么不甘心，我二十多岁，女孩子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苦吃过，福也享过，爱过恨过，唯一的遗憾——我抬起头看着外面高耸的灰突突的墙——大概就是到死，都飞不出这个牢笼吧？

水秀手里捧着食盒从外面进来，一看见我攀着门口站着，立刻跑过来：“姑娘，你怎么出来了？外面有风啊！”

“没事，老是躺着感觉病重。”我笑了笑，“起来走走，或许好一点儿。”

“那我给你加件衣服。”

说着，她匆匆地进屋放好食盒，然后拿了一件长衣给我披上，扶着我慢慢地走到园子里坐下，我觉得胸口闷得发慌，也不好说出来让她担心，只能暗暗地喘着。

扶我坐下之后，她又跑回屋里，把刚刚拿回来的食盒端出来，打开，里面竟然是好几种精致的点心。我一看，立刻问道：“哪来的？”

“小福子偷偷给我的。”

水秀笑得眼睛都弯了，送到我面前：“姑娘，你快吃，刚刚喝了药，吃这个能冲淡药的苦味。”

她一直催促我吃东西，可我现在，几乎已经没有胃口了，于是笑道：“现在你都在冷宫了，小福子还对你这么好，真难得。”

“那当然，我和他是同乡，小时候他被人欺负，都是我帮他的。”水秀笑眯眯地说道，“姑娘你还不知道，别看他现在叫小福子，其实他以前的名字可土了，叫狗剩呢。”我笑了起来。

“不过，小福子这个名字也真好，他真有福气，这次皇上南下，还要带着他呢。”

南下……

这两个字一下子扎进了我的心里，我的笑容顿时也僵了一下：“皇上，要南下了吗？”

“嗯，听说船早已经准备好了，就在最近几天，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动身。”就在最近了吗？

我恍恍惚惚地抬头看着头顶那片天——就在最近，他就要南下了。

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过，趁着这次南下……可是，到头来还是一场空，一场空啊！

想到这里，胸口憋闷的感觉更重了，水秀发现我的脸色有点儿不对，急忙大声道：

“姑娘，你这是怎么了？”

“……”

我说不出来话，只是喉咙里阵阵恶心的感觉翻涌着，吴嬷嬷和钱嬷嬷听见了，也跑过来，一看见我的样子立刻道：“怎么了？”

“不知道，我刚刚只是跟姑娘聊天。”

“你们说什么是？”

我怕水秀又要挨骂，抬起手摆了摆，吴嬷嬷看了我们一眼，急忙和钱嬷嬷一起扶着我进屋躺下。这一颠簸，我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将之前喝的药都吐了出来。

药水里，还有一丝黑红的血丝。

一看到这里，吴嬷嬷和钱嬷嬷都呆了，水秀还不明就里，直掏出手帕给我擦嘴，吴嬷嬷急忙道：“水秀，赶快扫了，快一点儿！”

“哦，哦！”

水秀急急忙忙地跑出去拿扫帚，钱嬷嬷看着地上的药，眼睛有些发红，吴嬷嬷慢慢地坐下来：“姑娘，你——你是不是觉得，没什么盼头了？”

我淡淡地笑了一下。

“人生病吃药，是要自己想好，如果自己都不想好起来，别说吃药了，大罗金仙也帮不了你的。”她轻轻地说道，“你还年轻，活着才有盼头哇！”

我看着她，又看了看钱嬷嬷，还有匆匆忙忙进来扫地的水秀，突然说不出话来，只笑。

接下来的时间，不过是在熬日子，药煎来，我也照时吃，身体时好时坏，因为倒春寒，低烧一直没停过，每天脸上都蒙着一层灰蒙蒙的颜色，连水秀也看出来不对。

服侍我喝药的时候，看着她眼睛红红的，我想了想，故意道：“今天的药，怎么这么苦？”

“啊？苦吗？”

“难喝。有什么甜的东西过口没有？”

“有！有！”难得我说想要吃什么东西，水秀忙不迭地起身去找，刚刚拿出食盒，就听见外面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好像在说什么小偷、又什么不要脸一类的话，声音越来越近，我吃力地撑起身子，就看到一群人从外面涌了进来。

定睛一看，居然是小福子，被几个小宫女小太监揪着，而陆淑仪她们也跟了进来，一脸看好戏的表情。

我皱了一下眉头：“你们来干什么？”

她们还没说话，陆淑仪一眼就看到水秀手里的食盒，使了个眼色，她身边的小宫女小

婢立刻抢过来打开一看，叫了起来：“贼赃在这儿呢！”

我一听，立刻明白过来什么，水秀也白了脸，就听见陆淑仪冷笑道：“我说呢，小福子一个小太监，去御膳房偷糕点来干什么，合着这背后有‘高人’哪。”

御膳房的东西管得不算太严，平时小宫女小太监进去偷拿点儿糕点吃，姑姑骂两句也就罢了，少有这样大闹的。我看着小福子被揍得鼻青脸肿的样子，心里也明白过来，淡淡地抬起头：“不知淑仪想怎么样？”

也许是因为我太过淡然，陆淑仪她们反倒愣住了，好像忘了接下来应该说什么。

这时，一个很熟悉的身影从外面走了进来。我定睛一看，竟然是玉雯。我一看到她就变了脸色，不是因为害怕或者其他，而是想到这个宫女居然能毫无情义地为了一点儿利益就害死跟她朝夕相处的许幼菱，在我的眼里，这种人跟畜生无异！

一看到她，我的牙都咬紧。

而她，比之前看着更富贵了些，身上的配饰也和跟着陆淑仪的小宫女不一样。

陆淑仪她们看到她，嘴角勾了一下：“哟，玉雯姑娘来了。”

玉雯像一只斗胜的公鸡一样，扬扬得意地走进来，看了我和水秀一眼，便对着陆淑仪说道：“淑仪，贵妃娘娘刚刚说了，如果捉到偷东西的人，就拖到角门外，打五十板子再说。”

水秀被吓地睁大了眼睛。

“既然如此，”陆淑仪冷笑了一声，回头朝那几个小太监看了一眼，“还不动手。”

“是。”

小太监们一听，立刻跑过来，抓着水秀就要往外拖。水秀已经被吓得说不出话来，脚都软了。要知道五十板子打下来，不死也要掉半条命的。

“住手！”

他们走到了门口，听到这个声音，全都停了下来，回过头。

我咬着牙，扶着床柱要站起来，可刚刚一起身，眼前就是一阵天旋地转，差点儿倒下去。水秀眼泪都吓出来了，无助地喊着我：“姑娘……”

我喘着气，吃力地说道：“就算玉雯和小福子偷东西，也该由皇后娘娘定夺。后宫岂容你们动用私刑？”

玉雯冷笑了一声，走过来说道：“皇上今天有要事，可顾不上你；皇后娘娘现在要照料大皇子，让贵妃娘娘协理六宫事务。今天的处置是贵妃娘娘下的，你敢说一个不字？”

原来，她跟了申柔。

倒真是，蛇蝎一窝了。

这个时候，吴嬷嬷她们也听到动静赶了过来，一看到这个阵仗，也被吓了一跳，急忙上前来扶着我，问道：“淑仪娘娘，这是做什么？”

“捉贼而已。”陆淑仪冷笑了一声，“这是贵妃娘娘说的，我看谁敢拦着。”

说完一挥手，便要将水秀拖走，水秀吓得大哭起来，挣扎着：“不要，放开我，姑娘，姑娘救救我！”

眼看着她就要被拖走了，我急忙挣扎着追出去：“站住！”

陆淑仪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还有什么事吗？”

我咬了咬牙：“东西是我让偷的，抓她不如抓我！”

“姑娘！”吴嬷嬷和钱嬷嬷失声喊了起来，拼命把我往回拖，可这句话对陆淑仪她们来说就像是猫鼻子里的鱼腥味，立刻说道：“好，这可是你说的！”

我回头看了吴嬷嬷她们一眼，使了一个眼色，她们只能放开我。我慢慢地走到陆淑仪面前，看着她。我脸色虽然苍白，却浮起了一点儿淡淡的笑意：“这五十板子，我可以开销了，不过我奉劝各位——皇上把我关在冷宫，是要折磨我，若我死了，皇上也就没有可折磨的了。”

他们面面相觑，也变了脸色。

“我劝各位，省着点儿打。”

说到底，我和水秀还是不一样，否则他们今天就直接来抓我了。但这句话说出来，也让陆淑仪有些恼羞成怒，她伸手捏着我的下巴，咬牙道：“牙尖嘴利，我看你还能利到什么时候！”

说完，她狠狠道：“那五十板子可以免了，不过既然嘴这么利，就给我掌她的嘴！”

说完，她一挥手，那几个抓着小太监就跑过来抓住了我。水秀又是怕又是急，吴嬷嬷她们也急坏了，忙着要过来，却都被人拦住。

我被他们抓着双臂，无法再挣扎，一抬头，就看到了玉雯慢慢走到我面前。

“怎么？想不到是我吧。”

跟这种人我根本连话也不想说，只漠然地垂下眼睛。“啪”的一声，一记重重的耳光扇到了我的脸上，我的眼前顿时一阵发黑。

“姑娘！”

水秀惨叫的声音在耳边响着。

脸上火辣辣地疼起来，可这不算什么，喉咙里那股腥甜的味道止不住地往上涌，我拼命地咬着下唇想要忍着，却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在旋转，而所有的坚持都在崩塌。

玉雯冷笑着看着我，又高高地扬起了手臂，一巴掌就要打下来。

就在这时，她背后不远的那扇大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

木门不算结实，但也并不腐朽，却被硬生生地踹得飞了起来，所有人全都吓呆了，我也被震得清醒了一点儿，一抬眼，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外面冲了进来。

“放开她！”

那一声震怒的低吼在耳边响起，我几乎来不及去想这个熟悉的声音是属于谁的，他已经冲到了我们面前，狠狠地抓起玉雯的后衣领用力一甩，玉雯被丢出了两三丈远，惨叫一

声，像条死鱼一样重重地摔在地上。

抓着我的两个小太监吓得魂飞魄散，下意识地放开，却已经被狠狠的两脚踹得滚出好远，一个被硬生生地丢到墙上，撞得头破血流。

失去了那两个人的挟制，我像个断了线的木偶一样倒下，却跌进了一具温暖而坚实的胸膛里。

“青婴！”

他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着，焦急中带着一丝哽咽，更多的是吐不出的怒火。我虚弱得连呼吸都困难，过了好久才慢慢地睁开眼睛，看清了眼前这张年轻而俊朗的脸。

裴元丰？

我有些不敢相信，可眼前的分明是他，剑眉浓黑，眼睛清澈，只是里面滚烫的一滴落在我的脸上，烫得我微微一颤，我才回过神来：“你回来了？”

“是我，青婴，我回来了！”

他用力地将我抱在怀里，好像害怕一松手我就会消散一样，用力得我觉得有点疼，但更多的却是安心。

他回来了！

听说他做了马前卒，我不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正因为这样，反而不敢问，也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去问，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祈求上苍，保佑他的平安。

现在看着他，平平安安地回来，平平安安地在眼前，还是和以前一样莽撞而率直，只是那张曾经满是稚气的脸，褪去了少年的青涩，多了一份岩石般的刚毅。

我无力地笑了一下：“平安回来，就好。”

“我回来了！”他用力地抱着我，一字一字地说道，“我回来带你走！”

说完，他一把将我抱了起来，一转身就看到站在旁边还不知所措的陆淑仪他们，像是被吓坏了。陆淑仪这个时候才结结巴巴地道：“王——王爷——”

裴元丰狠狠地看着他们，又看了一眼摔在地上、现在还没爬起来的玉雯，他一步一步地走过去，陆淑仪脸色煞白，一步一步地往后退。

裴元丰曾经说过，他杀过人。

也许因为在我眼里，他只是那个会闯祸、会傻笑、在我面前永远像个弟弟一样的小武，我从来没有意识到那句话的真实性，可现在，他一步一步地逼近陆淑仪，身上那种腾腾的杀气却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带着摄人的狂暴，几乎要将人压垮。

我抬起无力的手臂，轻轻地抓了一下他的衣襟。

他立刻低头看着我，我无力地摇了一下头，可刚刚咽下去的那口血终究还是没憋住，慢慢地从唇角沁出，落在雪白的衣衫上，立刻染红了一大片。

裴元丰一下子急了：“青婴！”

他咬了咬牙，用力地将我抱在怀里，转身就要朝外面走去。他这一转身，陆淑仪立刻

虚脱得跌坐在了地上，但吴嬷嬷她们很快反应过来，急忙跑过来跪下：“王爷，您这是要带姑娘去哪儿呀？”

“姑娘？”听到这两个字，他愣了一下，立刻明白过来，低头看着我，看着我嘴角的血，看着我形销骨立的样子，眼睛都红了，“他，就是这样对你的？”

我说不出话来，满嘴的腥甜还在蔓延，只怕自己一开口，又是血。

“我不该走的。”

他咬着牙，一字一字地说：“我根本就不应该把你交给——”

这句话他没说完，因为看见我无力地垂下了眼睛。他磨了一下牙，抱紧我，就要往外走，吴嬷嬷她们急忙跪着上前，牵着他的衣角：“王爷，王爷您可不能这么做，她——她终究还是——”

“是呀王爷！”钱嬷嬷抢过话，连连说道，“你这么带她走了，事情可就说不清了。”

“你们走开。”裴元丰怒道，“我不管说不说得清，我只管她好不好，现在她已经这样了，我还能带她走？！”

说完，他用力地挣脱开，吴嬷嬷和钱嬷嬷毫无办法，只能跪在地上连连磕头：“王爷！”

裴元丰就好像没有听见一样，抱着我便朝大门外走去，可刚刚走到门口，就看见裴元灏身后跟着皇后、贵妃，还有大群侍从宫女朝着这边走来。

他一眼便看到裴元丰抱着我，冷峻的脸上立刻凝了一层霜。

“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被裴元丰紧紧地抱在怀里，全身无力得好像随时都要昏厥过去，我慢慢地抬起眼，就看到了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了。

他比起之前，似乎也消瘦了一些，那张冷峻的脸更加棱角分明，整个人也越发地冷，甚至隐隐透着一种狠戾的感觉，他远远地站在门口，目光冷冽地看着我们。

春寒料峭，他的目光却是最冷的那一缕光。

尤其当他的目光落到我的身上，更是冷冽如冰，好像要扎进我的身体里一样。

我淡淡地看着他，但全身的痛已经忍不住，一低头又咳出了血，鲜红的血洒落在我的胸前，染红了大片的衣襟。

我这才发现，自己雪白的长裙上已经有好几处被染红的痕迹，好像雪地里片片飘落下的红梅花瓣，那么刺目，那么耀眼。

看着我咳得全身无力，裴元丰低头道：“别怕。我会保护你！”

“……”

我抬起头来，看着那张依旧年轻却不再稚嫩的脸，带着成熟男子的稳健和刚毅，仿佛

一句话，便如泰山般不可撼动。恍惚间，我又想起了自己当初快要被册封的时候，雨中的那个少年。时隔多日，他还是和当初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甚至为了我可以身犯任何险境。

可我，注定辜负了他。

我看着他，已经没有力气再说话，只能无力地勾了一下唇角。这时裴元灏已经走到了我们的面前，他低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慢慢地看向裴元丰，开口，声音又冷又沉：“你这是要干什么！”

这一句话，已经不是质问了。

裴元丰毫无惧色地抬头看着他：“臣弟要带她走。”

“带她走？”裴元灏目光更冷了，“你知道她是什么人？”

“她是臣弟最重要的人！”

这句话一出口，裴元灏尚可，但他身后的那些人全都惊得目瞪口呆，有几个嫔妃立刻变了脸色，你看我我看你，惊愕间透出了几分鄙夷和讥诮，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常晴一直平静地站在旁边，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们，又看了看裴元丰，一挥手，便带着几个嫔妃退到了后面。

裴元灏看了他很久，终于开口，沉声道：“元丰，你知道你刚刚在说什么吗？”

“……”

“她，是朕的女人！”

“她已经不是了！”裴元丰急得脸色都涨红了，甚至带着几分怒气地说道，“皇上，你已经把她废了。”

“就算废了，也容不得他人染指。”

“……”

这句话一出，顿时周围都安静了下来。

我躺在裴元丰的怀里，身体的病痛和精神上的压力，几乎让我快要昏厥，可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却像是被雷击中一般，愕然地睁大眼睛，看向了说话的那个人。

就算废了，也容不得他人染指？

呵呵……

我凄然地一笑。

这，就是他！

当初我想要出宫，他就是这样将我从宫门口截住，毁了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在冷宫的时候，也是这样霸道放纵，让我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退避，只能任他索取。

而现在，他已经废了我，将我丢在这座冰冷的宫殿里，任凭我自生自灭，即使这样，他也还是不会对我放手。

呵呵……

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生命里会出现他，为什么我……会爱上他？

仿佛感受到了我心中的沉痛，这对兄弟不约而同地低头看向了，看到了我苍白的脸上那一抹凄然的笑意，顿时，裴元丰抱着我的双手更加用力了一些。

而裴元灏，目光中的冷意，也更深了。

“臣弟从来没有想过要染指她！”裴元丰沉默了许久，终于说出了这句话，声音却慢慢地有些哽咽，低头看着我，“臣弟从来不敢妄想得到她，因为她心里的人不是我，所以臣弟只希望她快乐。”

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的眼睛微微发红，抬头看着裴元灏：“可是，臣弟没有想到，她会是现在这样！”

“……”

“如果早知道，她是这样的结局，臣弟一定不会就这样放手！”

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裴元灏的呼吸好像乱了一下，低头看着我。我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抬头看着那张年轻的、却犹带伤痕的脸——我从来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切我一无所知，可当他说出口的时候，却已经到了这一步。

好痛……

不仅是脸上、身上，连胸口那个跳动的地方，也在痛。

这是我欠下的，还不起的债！

抓着他衣襟的手微微颤抖着，却已经无法再用力，只是滚烫的眼睛里泪水在流动，几乎盈眶而出。

他低头看着我，又沉声道：“别害怕。”

“……”

“我说过，我会保护你，今天谁也不能在我的面前伤害你！”

“……”

我无力地摇着头，泪水已经顺着消瘦的脸颊滑落下来，滴落到沾染着斑斑血痕的衣服上，倏地便消失了，却将血痕冲成了淡淡的粉红。

他们两兄弟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对峙，沉默了很久。裴元灏再开口的时候，声音却出乎意料地平静——

“元丰，你应该知道你的身份。”

“……”

“朕是指着你做大事的，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了一个女人——”

话没说完，裴元丰已经说道：“如果连最重要的女人都保护不了，臣弟还做什么大事？”

裴元灏的眼角抽搐了一下，那张平静的脸上只有这一点涟漪，完全看不出任何的喜怒，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也完全没有力气再去想，去阻止什么，身上一阵

一阵地发烫，一阵一阵地痛楚袭来，几乎让我昏厥。

“你就这么想要得到她？”

“皇上刚刚不是说了吗？臣弟这一次立下的是不世之功，问臣弟要什么封赏。臣弟不要兵，不要钱粮，只要一个您废掉的女人，也不行吗？”

他的声音不大，却坚定无比。

站得远远的那一群人大都听到了这句话，有的惊愕不已，有的暗藏鄙夷，但有两个人脸上的神色，却甚为怪异。

“若你带走她，你会怎么样？”

“臣弟什么也不会做。”裴元丰低头看了我一眼，眼睛有些红，“只要她不愿意，臣弟一分一毫都不会强迫她，臣弟——臣弟只是希望她好。”

裴元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低头看向了。我。

他们说的，全都是我的去留，却没有我插嘴的余地，我的全副精神只能让自己坚持着不昏过去，已经到了极限，这一刻就算我看不见自己，也能知道自己有多狼狈。我惨白的脸色，唇边的残血，还有身上的血痕，这一切被他尽收眼底。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他似乎磨了一下牙。

过了好一会儿，才听见他开口，淡淡地说道：“朕，可以考虑。”

裴元丰似乎也没有想到他居然真的能松口，顿时脸上闪过了惊喜的神色，上前一步：“那——”

“但不是现在。”

这句话一出口，裴元丰的脸色也沉了下来：“那，是什么时候？”

“她现在，是戴罪之身，若朕就这么平白无故地将她放了，那后宫也就没办法管了。”

“戴罪之身？”裴元丰皱了一下眉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之前被他摔到一边去的玉雯，蓦地像是明白了什么，说道，“她犯了什么罪？”

“她谋害朕的大皇子，设计害死了大皇子的生母贤妃许幼菱。”

贤妃……？原来他已经给许幼菱追封为妃，回想起那个为了孩子连命都拼掉的柔弱女人，我心里空落落的，这种让后宫女人梦寐以求的尊位，她得到了，却没有再享受的命运。

可是，裴元丰一听到这句话，立刻大声道：“不会的，她怎么会做这种事？！”

“朕之前就跟你说过，这个女人，没那么单纯。”

裴元丰低头看了我一眼，立刻坚定地说道：“我相信她不会，她不是这样的人，一定是有人陷害了她！”

裴元丰没再说话，覆在那双深邃眼睛上的长睫微微颤了一下，看向了。我。

我也平静地看着他，而目光却隐隐地看向了他身后的那个身影。

申柔的脸色在刚刚那一瞬有了一丝的动容，但这个时候已经恢复了平静，目光直视着我，丝毫没有畏惧。

她对我，拿得太准了。

“这个案子已经定了，她自己也认了罪。”

裴元丰一惊，低头看着我，喃喃道：“不，不是这样，青婴，你是有苦衷的对吗？”

“……”

见我根本无法开口，他却有些急了，又抬头看向裴元灏：“皇上——”

“所以你说，朕如何能将她就这样给你？”

裴元丰的目光有些疑惑地看向我，似乎是想向我证实什么，我却一个字也没有说，他定定地看了我很久，抬起头，对裴元灏说道：“臣弟还是相信她不会做这种事。皇上要怎么样，才能让臣弟带走她？”

裴元灏的眉头也慢慢地皱了起来，看着裴元丰说道：“你为什么，就这么相信她？”

“臣弟当然相信她，”裴元丰镇定地说道，“因为在臣弟的眼里，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臣弟不会怀疑她。”

裴元灏的脸上浮现出了一种奇怪的表情，非喜非怒，不似茫然，不似大悟，却让人始终琢磨不透。连裴元丰也有些不安，他说道：“皇上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臣弟带走她？”

他没有再说话，而是慢慢地从我们的身边走过，抬头看着远方有些苍茫的天际。

他看的方向——是南方。

我隐隐地感觉到什么，就听见他说道：“你还记得，刚刚朕跟你说过，南下的船队已经准备好了。”

裴元丰立刻明白过来：“皇上要臣弟也一起南下？”

“朕说过，朕是指着你做大事的。”

“事成之后，臣弟就可以带走她？”

“若真的事成……”

“好！”裴元丰郑重地一点头，走到他面前，“皇上一诺千金，臣弟会追随皇上南下，为皇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微微蹙眉，原本已经跳动都困难的心这一刻也感到了一些异动。

南下，裴元灏迟迟没有南下，竟然是一直在等裴元丰，而且是指着他“做大事”，到底是要做什么样的大事，竟然要带这一位可以统率三军、挥剑策马的骁将？！

难道这一次南下，并不仅仅是一次出巡，让文武百官见识南方的人情？

他到底，要去南方做什么？

心里隐隐地感到不安，刺激得我胸口一阵憋闷，我忍不住又咳了起来，却已经咳不出血，只是胸口震痛得厉害，好像随时都要炸裂开一样。裴元丰低头看着我，脸上满是焦急